

周辨明編譯

萬國通語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辨明編譯

萬國通語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尼采說：

『在人類悠遠的將來，必定有一種新語言產生，正如航空是人類遲早必能的事。這新語言發軔爲通商之用，繼乃普及民衆。若其不然，則語言學家費了全世紀的心力，去研究語言的定律，而且估量了各種語言中必需的，寶貴的，和奏功的成分，做甚麼呢？』

譯者序言

這篇大半的材料是由 E. Sylvia Pankhurst 氏所著「國際語之將來」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 採譯過來的，該書乃「今日與明日」叢書 Today and Tomorrow Series 中之一部。關於『娜維雅兒』(Novial)之討論，則取材於耶斯柏孫氏 Jespersen 最近之著作。

我編譯這書的旨趣有三：

(一)要使國人澈底了解所謂「世界語」者，實在是什麼東西。Esperanto 在我國內就叫做「世界語」，這譯名有「淆亂聽聞」的毛病，真是很不對的。其實人造的國際語還有許多別的，性質與 Esperanto 相同的也有，而結構且比它更高明的也有。所以我們只有國際間輔助語（簡稱「通語」）之可言，並沒有「世界語」。

(二)通語的目標不是要併吞各國的國語，以期世界人類只說一種的話，只寫一種的

文字；乃是要使各國人民——至少受過教育的人民——在本國語之外只需學習一種的第二語言。這第二語言是完全爲着實際上的用途及國際間交通的便利起見而設，簡直尙不能談到文學的意味，文學必以歷史與情緒爲背景，不是驟然由人爲的設計所可以造成成功的。所以通語與各國的自然語是可以同時存在的，正如國際主義仍可跟着國家主義而成立。

(二) 將來的通語必以羅馬字母爲文字，然其文法則必是分析式的而非綜合式的。所以如英語或中國語這種簡易之語言，卽是通語所當倣效的榜樣。因此，也有主張簡直就把英語改良一下而推爲通語者。可是中國語雖是比英語還要簡單，但究竟沒有成爲通語的資格。這是因爲漢字的原故。漢字是意象字，是沒有國際性的，怎能叫人家去採用它？中國語固有許多特長之處，但在中國文字未改用羅馬字母寫出來之先，斷不能把這些長處拿出來公諸世界。所以中國人且慢談到什麼世界語啦，通語啦，咱們應先把本國的字改造過來。咱們如果這樣做，一則可以提高中國語在國際間之地位與認識；二則可以真正加入萬國通語的運動了。

目錄

第一章	萬國通語是合邏輯的·····	一
第二章	萬國通語的開端·····	七
第三章	獨創語·····	一六
第四章	倣造語·····	二二
第五章	將來萬國通語應具的幾個條件·····	四一
第六章	解析已造的通語中主要的幾種嘗試·····	五五
第七章	『娜維雅兒』Novial·新國際輔助語·····	八九
第八章	各國的政府與萬國通語·····	九九
第九章	將來·····	一〇三

萬國通語論

第一章 萬國通語的需要是合邏輯的

以國際間語言的設計論，因為還沒有找到一種共同通換信息的媒介，人類和啞巴動物實是站在同一的水平線上。

馬在路旁嘶叫，犬作嗅鼻搖尾的形狀，來互換牠們的敬禮。今有各國之爲人母者，聚在一個病孩的床前，她們除了流淚叉手外，直是啞口無言的。就是各國有爲的實業家，著名的政治家，博學多能的哲士會集，也常自認無法交換最簡單的意見，惟有聳肩推諉付之一笑而已。

可是出了語言範圍之外而講，則人類在地球上，已有驚人的團結了。由國際間物質的

交易而造成如今民族與民族互相提攜的情勢，這是前人所夢想不到的。世界上各種的活動，各樣的需要，總不能不日趨於同化，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所以無論衛生，糧食，燃料，交通，運輸或教育的設施，都應該從世界的立場上着想。

飛機，電報，電話，最近的無線電，電報傳影術，和最新發明的萬里電視法 (television)，都使地球各處的音問時常可以靈通。這樣推想下去，除視官聽官以外，不久還可用同等的方術傳遞別的官感。將來在外方旅行時，我們非但可以回視到家鄉花園裏的花，尙且必可以嗅到這花的香味。就是海濱的養氣 (ozone)，以及電光陽光的療治，都可以廣播到家裏來，如同廣播音樂一樣。甚且同樣的，使得感觸拉起遠地親友的手兒來！

諸如此類的發明，處於今日的世界，你我都是有份的。就是家極貧寒的青年，也有設置無線電的可能，所以無線電廣播，實在是促成國際輔助語的大原動力。不列顛廣播公司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是正在積極統一英語的發音的；可是一有了無線電機，各人就難免跑到本國語言範圍外頭去了。今人的一言一語，可以流傳到全世界，並

留存至於後世。我們的後裔子孫，可以聽到 Melba Nellie 氏的唱歌，也可以聽到當代政治家們的演說。無奈因為語言的隔閡，我們的說話，終究不能博得普遍的通曉，如在音樂上所有的可能。

最強大最能促進萬國通語實現的勢力，要算是國際間仁人賢士所共抱大公友愛的精神，「天下為公」的期望。尤其因歐戰時感到深切的痛苦，故這慾望竟如火燄熱烈地燒起來了。所謂國際聯盟會者，雖有種種的缺憾，也無非因為各政府要應付這蓬勃要求而產生。

不用說國際上政治和經濟的競爭，內部本身的問題，難以解決，就是國聯目前機械的工作，因為缺少一種公共語言，也弄得討厭而且耗費。日內瓦國聯秘書處所收到的文件，什麼國的文字都有，因為公認了兩種為官方文字，所以各種官方的文件的謄寫都要雙份。據國聯機關報「前驅」Headway 所報告，在 1926 年間，國聯在日內瓦的職員錄，有翻譯員及通譯官二十九人，所花的薪金竟達 \$19,800，此外除秘書處原有的速寫打字員外，尚

須用了打字員六十一人，共費薪金 £18,300。

同樣的各種國際會議的舉行，也受了莫大的阻礙。會場裏頭臨時的演說，要經過通譯，往往耽誤了會務的進行。況且所譯出來的，也不過原詞的大意，有時甚至失了本意，連原著者自己且不能再認識他。這是我們經驗中所見過的。

雖然，世人的偏見和惰性已延緩了萬國通語的建立，但是人類因要互通消息，早已有別的方法應運而生了。例如：1832年，模式氏發明的電碼 Morse Code。（實則十六世紀時培根氏的暗碼 Bacon's cipher 先已具有這種的意味了。）1862年英法通用的航海的旗號，後來各國都相繼採用了；格列高里的陽曆（Gregorian calender），地圖，數目字，鐘面，時間計算法，樂譜等等，化學，植物學和其他科學，都有普遍的符號和公用的名詞。自1895年至1908年間 Peano 氏的算學公式（Formulario de Mathematica）成功以後，算學上幾乎無須再用言文了。Dewey 氏在1873年所發明的圖書分類十進法，簡直不在語言牽制之列。關於字母的體式，在德國以西之文明的國家，都是採用羅馬字母的，

就是德文本身，採用羅馬字印刷的，也日見其多了。Angora 政府主張採用羅馬字來代替土耳其文中的亞拉伯字；東方的傳道士也已利用羅馬字來記述東方的方言土語了。

因為沒有萬國通語，是以各國交界的地方，由於侵略，經商，移殖和民族接觸的影響，已有種種混合語的產生。混合語之通行者，有葡屬東非和Kongo 的Benguela 語，南美的周羅語 Lingua Geral，遠東的『洋涇浜』(Pidgin)英語，法語，俄語，（即中國化的英法，俄語之謂）。Hindustani 語，即印度的普通語，Levant 地方的法化語 Lingua Franca，歐人和北美紅人通商的 Chinook 語。在歐人未到美洲以前，土人因為方言的複雜，早已有一種普通話了。總而言之，通語是人類所必需的，不是今人弄出的新花樣。

歐戰的發生及其和解，激起了小民族建立新國家的運動。向來祇用強大的國家的文字來表達思想的著作家，現在也回去用他們的本國語了。乃至萎靡不振，沉睡於國故的國家，亦已被研求科學的慾望所激醒了；例如印度也有個 Jagadis Chunder Bose 氏能研究植物學和生理學，而呈有驚人之貢獻者。今日科學進步之速，真要使人望塵莫及，更非三

十年前所得比擬的。凡欲研求學術與時俱進者，斷不能等候翻譯，縱使能懂三四國的文字，仍是不夠應用的。世界復活的文字之種類有如許之多，故各項學說與發現，欲進獻於世界同道之前，以求評論者，應以一種公共的文字發表。所以這種文字的需要是很明瞭的。

在一國之內，各種學術從這一階級傳佈到別一階級，漸漸的而普及於全國，這是進步程序上的一個顯明的表示。萬國通語有建設成功的可能，也可由此而知，蓋通語之發達與教育並進，而且更能贊助教育之生長也。

第二章 萬國通語的開端

今日在國際間聲息難於通解之情形，由來時日尙未長久，此凡廁身教育界的人們所共知者也。從羅馬時代一直到十七世紀，臘丁文即是學術上的語言；所以牛頓 Newton，卜勒 Kepler，哥白尼 Copernicus，格哥秀斯 Grotius，和發現血液循環的哈維 Harvey，都是利用臘丁文把他們的發現公諸世界。臘丁文的衰退，並非由他本身上的缺乏。臘丁文雖然只有學者們採用他，却也如各種活的語言同樣的受了習用的制裁，且照着語言進化的趨勢，逐漸變爲分析性的語言了。我們應該記住，臘丁文的經書，祇包含着二百零二個著作家，和一些的題誌，但是中古臘丁文的書籍，則不下數千種了。

臘丁文的衰落，一面是由於反對學院哲學的潮流，一面是由於探討精神的發覺。在那

時候，大家都極力利用實驗來核定事實，並拒絕依賴一切傳統的權威。培根 Bacon 開了實驗運動的先河，他的最偉大的科學著述，都是用英文寫的，但仍是要翻譯爲臘丁文，因爲臘丁文很通行的緣故。在那時候，他卽已感到有一種新的萬國中間語的需要了。

那時代的情勢，還有一點更足以使臘丁文停頓的，就是新國家觀念的激昂。當以利沙伯女王隆盛之日，爲了這新觀念所激發之創績，未知凡幾。羅馬教藉臘丁文爲宣傳的工具，自號凌駕國王政府之上，但自從宗教革命引起與羅馬教分離以來，歐洲社會整個的組織，已根本動搖了。以事實論，臘丁文第一次受創的傷處，便是在教會裏頭。結果乃使各國本色的語言，得以大大的增加，並且因爲其可以用爲表達當日最高尙思想的工具，遂致價值提高。臘丁文既終止爲表達建設的工具，也和愛爾蘭語以及無論何種語言一般的，由僵化而被擱置起來了。

在 1629 年間，『近代哲學的始祖』Descartes 氏，在給他的朋友 Mersenne 氏的信中，曾經發揮創造普通語的定理。他說，這語言是極簡單的，就是

『未受過教育的人，只要得到字典的幫助，在六小時內學得好怎樣做起文章來，也算不得是一樁驚奇的事情』。

他又說：『我相信這種語言的實現，是可能的，人家且必能找到它所應憑藉的學理，以致村夫也能評判事物的真相。其通達明晰，且有超於現代哲學家之上者』。

在建設現代科學基礎的大學問家中，有好幾個是醉心於尋求這種超自然的中間語的人。Vieta 氏，Thomas Harriot 氏，Oughtred 氏，Descartes 氏，都曾搜集並增廣算學的記號，Oughtred 氏所著的算學指南 *Key to Mathematics* 便是英國第一本把小數法通俗化的書。

『當着我從古來傳統的，且新近幾乎普遍的「用字式」的算學，轉到採用「記號式」的算學的時候，我立即大大的被吸引了。我也就很渴望在別的事物上，能够把同樣的方法應用出來。』

以上是 Salisbury 城的主教 Seth Ward 氏，讀了 Oughtred 氏的著作之書後。

Ward 氏熱心愛慕文字上的象徵化，並贊許他的同事 John Wilkins 氏所提出新語言的計劃。Wilkins 氏即 Chester 城的主教，牛津大學 Oxford Wadham College 學校的監督，Cambridge 劍橋大學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學校的校長，及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發起人之一。Wilkins 氏是哥白尼定理 (Copernican Theory) 的擁護者。他說要替科學辯護，切不可到神道學書籍裏去找。他曾討論過，用飛行機去遊歷月球的可能。他著的「水神」或名爲「神速使者」Mercury, or the Swift and Secret Messenger 是一篇玄祕的文字，而他在 1668 年所著的文字計劃，題爲「論真實的文字和理性的語言」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是由皇家學會出版的。(1668)

1661 年 George Dalgarno 氏著的符號術 Ars signorum 出版後，查理士第二把他的著作請斷於四個大閒人，結果，Dalgarno 氏得到皇室嘉獎的信。他又發明一種教育聾啞的方法和一種手示的字母。這些發明和他所造的語言，在 1834 年又由梅蘭學會

Maitland Society 翻印出來。其他有語言計劃者的老前輩，在 1617 年有 Herman Hugo 氏；在 1646 年有 Francis Lodowych 氏，把記號放在五線上，如樂譜似的；並有 Vossius 氏，即是當時大博學家之一。

即遠在 1650 年，已有 Sir Thomas Urquhart 爵士，（即翻譯 Rabelais 爲英文的人）作幽默的言論，來嘲笑普通語。這正可反證普通語是當時的老生常談。從那時候起，遂有成千的嘗試，就是現在存在的樣本，尙有三百多種。

Pascal 氏（1623—1662）也主張普通語之施行。Leibniz 氏（1646—1716）自十八歲起至其一生，不斷的有這種的思想，他期望產生一種語言來做理性的工具，他說，所謂語詞的，應當把意象的定義包含在內，並要能使和那些意象有關係的真理，同時可以顯現，致於可用代數式移轉的方法演繹出來。他持論，一切複雜的意象都是由簡單的意象所構成，其理正和數目一樣。假使 Alphabet 裏的字母，一方面和數目，一方面和意象有連同的關係，則意象應該如何綜合或如何分析爲簡單的元素，也必能成功。1 至 9 的數目字，許可